

i-舞蹈節2011 即興舞蹈的率性體驗

■本地舞蹈家陳敏兒將演出《顛倒眾生》。



■舞蹈節中也少不了即興舞蹈的表演。



■《竹林小聚》將運用元朗劇院中的小竹林來進行演出。



看到「i-舞蹈節2011」(11月11日至12月11日)的小冊子，首先被吸引的是這個舞蹈節的閉幕節目，觀眾與藝術家將一起來到元朗的素苗農舍，在大自然的環境中欣賞舞蹈、音樂與其他媒體的創作，之後一起享用有機素食。舞蹈節的主辦方「多空間」的藝術總監馬才和說，他一直夢想着做一個藝術農莊，因為藝術不僅是用來看，也是用來生活的。「以前在市區帶工作坊的時候，說深呼吸我都害怕會不會吸壞別人。如果去戶外，深呼吸真的可以感覺到新鮮的空氣。我曾經在新界發展，因為那個地方要拆才搬到市區，但仍然想要回歸大自然。」在大自然的環境中，觀眾與藝術家一起放鬆下來，音樂與舞蹈自然而然地發生，加上健康的綠色食物，真是令人嚮往的生活情景。

■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璋 圖：主辦方提供

每一次都像最後一次

可見這不是一個充滿了豪華陣容的尋常舞蹈節，主辦方更願意打造一個平台，讓一些主流舞蹈潮流之外的有趣創作得以呈現。「我們2004年時就搞過一次，但那次是藝術家自發的。2009年多間正式開始主辦「i-舞蹈節」，開始邀請海外的藝術家，也讓他們和本地的藝術家一起來做。我們一直覺得香港的舞蹈生態不夠蓬勃，不夠活潑，傳統主流的東西主導得太厲害，當代的新藝術作品都不是發展得很好。我們希望給獨立藝術家多一些平台發揮自己的創作。」馬才和說，主辦這樣一個舞蹈節，對一個獨立藝術空間來說其實負擔很重。2009年他們申請到藝發局一筆三十多萬的資金，今年則被縮減到二十萬，要尋求其他支持來完成節目的策劃，而下一年的申請已經被拒絕，一分錢也沒有。「我們也有些氣餒。」但舞蹈節似乎節目越來越多。「因為每次都覺得好像是最後一次，盡搞吧，所以看起來好像搞得很大。」他的笑容裡有一絲無奈。

「坦白說，在香港，看現代舞和舞蹈的觀眾一向很少。哪怕是當年香港藝術節做《My Life as a Dancer》都覺得難。我一直在想，為甚麼我們說了那麼多年，還是說沒有觀眾？這有很多原因，和我們的傳統，和香港的客觀環境有關。舞蹈和肢體有關，需要空間，如果你的家很小，身體表達則被綁住了。推廣這種藝術，但沒有這種感受，沒有環境，是很難推的。而在我們的文化上，儒家也是不鼓勵動的。在我們的教育中，也沒有一個《動》的思考。動是肢體動，也是腦子動。跳舞

其實不只是動身體，而是很多想像，很多創意，這兩樣不動的話很難推廣舞蹈。我們嘗試在i-舞蹈節中做這種東西，辦很多工作坊，剛開始擔心沒有人來，但是後來發現很多都爆棚了。其實香港不是沒有市場，而是還沒有被發覺。」

即興的快樂與憂愁

舞蹈節的關鍵詞是「即興」，其重頭節目，就是一連五晚的「獨舞與即興：是舞不是舞！？」每一晚的節目都不同，上半場是來自各地舞者的獨舞作品，下半場則是不同界別藝術家一起進行的跨媒體與即興創作。

馬才和說，獨舞與即興這兩種創作形式，正是每個舞者獨特個性與風格的絕佳展示；每一個藝術家都要組織語言編排獨立表演，還要即興和其他媒體合作，每晚的演出都充滿驚喜與不確定性，既考驗舞者的想像力與創作力，也讓觀眾經歷獨一無二不可複製的現場體驗。「i-舞蹈節」中的「i」，是individual、identity、international、interact、improvisation；是自我、身份、國際性、互動體驗、即興；也是iPhone或iPad等新媒體與舞蹈創作所擦出的火花。而在我看來，在觀賞即興表演的過程中，i也可以代表觀眾自主的視角選擇——陷入不知通往何方的劇場空間中，被好奇心引領着前進，全然自我地想像——那種不確定性和模糊的界限感正刺激我們去重新思考與定義：甚麼是舞蹈？甚麼是舞者？

在舞蹈節的小冊子中，馬才和這樣形容即興表演的魅力：「即興是不可預測的危機、溝通身心的方式，亦是恣意瀟灑的境

界，一種需要極度專注、又全然開放的聯繫，是自由表達與尊重聆聽並存的實踐。」然而在香港，即興表演好像是票房毒藥。在這個成熟的消費社會中，精明的消費者們不願意掏出一百塊，便不知道自己已收到甚麼樣的產品。現代舞已經讓許多觀眾一頭霧水，即興的現代舞更讓許多人直呼「看不明白」，「get不到」。「但藝術不是一個1+1等於2的數學公式，藝術是提供一個空間給觀眾去享受，讓他去體驗那個過程，多過是一個考慮『對』或者『不對』的過程。主要是你舒不舒服，享不享受，有沒有感覺。但是我們經常去買一張票總是抱着我們明白還是不明白，想着要拿到一些甚麼東西，沒有想過那個過程反而更重要。即興特別強調的是你要有一顆平常心去感受整個過程，讓事情發生。明白與否是腦子與眼睛的運動，感受則是發自全身，其實更強烈。但是香港好像忘記了這種感覺。」

舞蹈即生活

舞蹈是生活，即興則關乎對於生命和人生的態度。「即興是可以訓練的。人們總以為練舞就是練腿可以踢多高，或者可以一字馬，這是很表面的對舞者的理解，有時甚至是一種侮辱。舞者不是雜技員，也不是體操運動員。舞者要去拉伸的，不僅是腿部的肌肉，還有思想開放的程度——你對生活，對視覺、音響，對空間，對人的看法。我的媒體是身體，面對的是如何把生活用身體表達，但並不代表我們對其他的媒體就不敏感。」馬

才和說：「我讀完演藝學院後，感覺自己是『維他命失衡』。我每天在學校學古典芭蕾，我的手、腳、身體總是做某些動作。原來，我身體的其他部分是沒有被探索過的。我的想像力、創作力也沒有被好好發掘；對視覺藝術，對音樂，對生活，都沒有足夠的空間去發掘多一些。變成我只能跳某類型的東西，而在這個框框外面的好像都沒有被開發過。畢業後，我才開始自己去吸收其他東西。我很喜歡和其他人，不一定是舞者，可能是建築師啊，視覺藝術家啊等聊天，聽他們講關於創作的想法。所以在舞蹈節中，不同藝術家有種撞擊的作用。」



■Philippe Gerlach (左) 與由甲將合作



■Julian Barnett (荷蘭/紐約) 將在「獨舞與即興：是舞不是舞！？」的其中一晚演出作品《獨白、迴響》

i-舞蹈節2011編輯推薦

緣舞場29——《竹林小聚》

元朗劇院的中間，有一小片被人遺忘的竹林，這一次，藝術家們走入竹林，也邀請觀眾一起造訪這小小角落，結合舞蹈、現場音樂、多媒體投影及環境進行創作。藝術家除來自不同媒體外，更是來自不同國家及城市，演出將是一次國際級之舞蹈及多媒體藝術家與環境的融合創作。
時間：11月25日 晚上8時
11月26日至27日 晚上7時
地點：元朗劇院竹林 免費

獨舞與即興：是舞不是舞！

演出請來世界各地，來自各個界別的創作人展現各自的個性舞蹈，更即興互動，創作令人驚奇的現場作品。受邀的藝術家背景迥異，有來自北京「生活舞蹈工作室」的文慧、來自台灣的導演及演員張藝生、香港舞蹈家陳敏兒、有着濃厚音樂根底的Julian Barnett、對美術形式極為敏感的Michel Klien、出生於山東現居奧地利的由甲(曲嘉男)等等。
時間：11月30日至12月3日 晚上8時
12月4日 晚上7時30分
地點：葵青劇院黑盒劇場

緣舞場32：舞在天空下

舞蹈、音樂及不同媒體藝術家共聚於新界鄉間田野，集體創作一觸即發！在天空下即興，當下產生的視、聽、動感，將平日麻木的感官習慣一掃而空。觀眾與演出者於演出後一同享用有機素食，以色、香、味完成豐富的一天。參加藝術家包括陳偉光、張啟新、方俊權、楊春江、嚴明然、丸仔等。(票價包括有機餐食及在某指定時間，安排接駁旅遊巴士來回港鐵站至演出場地。)
時間：12月11日
地點：素苗農舍(元朗大江埔)

從過去到永遠——《百年之孤寂10.0文化大革命》

文：梁偉詩

還沒進場看進念的《百年之孤寂10.0文化大革命》，便已看到臉書(Facebook)上署名「反對資助《百年之孤寂10.0——文化大革命》學生導賞場」(下稱「學生導賞場」)的網友，打從九月中便不斷旗幟鮮明批評進念的演出《百年之孤寂10.0文化大革命》，並進一步質疑進念一直能夠獲得藝展局資助的合理性。網友「學生導賞場」所持的理據包括——「簡單來說，我們反對政府資助同學去看一套只有表演者在自爽的戲。這太荒謬了！」、「對製作者『胡亂拼湊符號就當成藝術』這一點憤怒！」、「他們只為了表現自我的存在，完全不考慮舞台劇對觀眾有甚麼實際意義，這不是自爽是甚麼？」等——簡而言之，他們就是認為進念過分沉醉於自我滿足，無意與觀眾溝通，結果排演出一齣令觀眾摸不着頭腦的表演，令他或他們憤而覺得，進念根本不值得、不應該獲得香港社會的公帑資助。

不少進念的慣性觀眾看到網友「學生導賞場」的評語，自是會心一笑。打從1982年創團以來，進念已有其相當貫徹的舞台美學和演出風格，相信「睇唔明進念」已成為不少香港劇場觀眾的創傷經驗。關鍵是，我們究竟應該如何看待進念，以及其予人相當朦朧感覺的劇場美學。過去筆者曾經在「看懂」還是「沒看懂」——香港劇場的兩道風景，談過進念作為一個香港實驗戲劇團的發展軌跡和近年的轉向，從中也探討了「沒看懂」的關鍵所在——所謂「沒看懂」的背後其實預設着(傳統現實主義戲劇的)「看得懂」，可是「劇場」的引進和實踐相對於「戲劇」已隱伏了一條無形界線。對於進念，「劇場」不但不是一個演出，而且本身已具有實驗性。

然而，就着「學生導賞場」所宣洩的憤怒和提出的疑問，令人不禁回想起，上世紀八十年代進念在草創階段所面對的，也是類似的批評聲音。1986年，林放在《「進念」作品與後現代主義》一文中指出，進念的整體創作心態是來自後現代主義的，他們具有心理上的侵略性，以觀眾讀者為假想敵，向他們挑戰，甚至當作他們不存在。1988年，陳炳釗在《「進念」的符號漫遊狀態》中，則認為觀眾閱讀進念作品時，需要進入

一種符號漫遊的觀賞狀態、史詩式的疏離感，由此而來的思考甚至是不着邊際乃至飄浮的。1989年，梁文道的《評論進念·進念評論》乾脆一語揭破國王的新衣——評「進念」的作品確是劇評人的考驗，因為除識見外尚需一種自信。

慣性觀眾坐在《百年之孤寂10.0文化大革命》的觀眾席上，既然不是準備觀賞像愛麗絲劇場實驗室那樣的文學劇場《百年孤寂》，自然不預設進念會老老實實地把馬奎斯的《百年孤寂》全書始末演一遍。那麼，觀眾究竟大概預備閱讀這樣的一齣《百年之孤寂10.0文化大革命》呢？其實「進念」作為一個重要的香港劇場品牌，一直有着「禁念曾的進念」、「胡恩威的進念」等各條大大小小的主線和副線。「百年孤寂」就是禁念曾的重要創作系列之一，亦是發展了十年的系列作品。吾生也晚，沒有看過十年前的進念「百年孤寂」版本，《百年之孤寂10.0文化大革命》原是一如我們進場前的想像——這是一場圍繞百年、孤寂、文化、革命等主題因子的劇場展演，當然還有沒有具名的中國。

《百年之孤寂10.0文化大革命》的整體調度和流向，沿用了事先張揚的「由左至右」的原則。劇中人不斷由左向右移動。由出場至隱沒，有走路有漫舞有匍匐前行，有蘭花指有一拐一拐，有蓬頭垢面有搔首弄姿。然而，他們都貫徹一個動作，就是前行；因此，所謂的「由左至右」，其實是時間，是時間的流動。無論願意與否、自覺與否，萬物都在時間的洪流中行進，至死方休。而且有一代隱退自然有新一代冒起、自然的更替變化。百年書寫的，原非孤寂而是殘廢。

一切如同馬奎斯《百年孤寂》中，易家蘭一家離鄉別井途中險象環生



艱苦向前之際，《百年之孤寂10.0文化大革命》明顯分作四個段落。首三個段落為劇中人的各式行進，從白衣、灰衣到黑衣，除了意味着革命的天真浪漫逐漸蒙塵，同時也是從白天到黑夜的時間流逝。當然還夾雜了鮮紅如血的象徵物紅地毯。鮮紅如血的緞帶，在《夜奔》中是林沖想跨未跨還須跨的越軌界線；《舞台姐妹》中的紅方氈，則是女伶踏足藝術領域的一塊心田。有趣的是，《百年之孤寂10.0文化大革命》的紅地毯時隱時現，人有時追不及或遲疑了，人類在革命和時間的列車面前，或者也充滿了狐疑和進退失據。這點也是歷史必然。

《百年之孤寂10.0文化大革命》的最後段落，也是全劇的點題。在一個多小時的行進後，空蕩蕩的舞台上垂下金屬棍狀的管子，升升沉沉，令人想起《2001太空漫遊》的無人圓台，如同音樂盒不斷寂寥地自轉。升沉的「管子陣」讓後來的雙人舞與之格格不入，後續前行的年輕人亦如同路人，一切都回不去了。百年了，大概有些精神有些東西恰恰在歷史長河中丟失了，我們都回不去了。當然場終舞台上，還有與《百年之孤寂10.0文化大革命》特別版

紅手帕「場刊」遙相呼應的「革命話語」、「紅色經典」的字體投影，營造了革命堂皇敘事中的宏大崇高感覺，儼如在重慶「紅色教育」景點中，「千秋紅岩」的革命視覺化所帶來的心靈震撼。回到網友「學生導賞場」看罷的「憤怒事件」。他們認為世上既然有腐敗的東西就該被取替，及至被取締。那可能也是革命激情的一種，甚至是非常率真的反應，只是要警惕不要讓它變成法西斯——思考、求索、評論，同樣需要革命激情，從過去到永遠。